

凡人李白的漂泊之歌

——读哈金著《通天之路：李白传》

尧育飞

放诸英文世界，李白的诗经庞德等人阐扬，已享有很高地位。然而英文世界最完善的李白传记却直至哈金才完成。哈金的《通天之路：李白传》试图在学术性和普及性之间寻求平衡，以便更多读者领略诗人试图通天而终以痛苦和挣扎收场的漂泊一生。这是一部流畅可读的李白传记。

李白是谁？有人说他是谪仙，是诗仙，是道教徒，甚至是狂人、古惑仔、寂寞的超人。也许，这些对诗人的赞誉和诋毁都不为过。毕竟，在汉语世界中，李白是超越凡间诗人的存在，以至于学者李长之在诗中诅咒道：“不知道爱李太白的人/应该快快死掉吧/因为他的生命早已枯萎。”在英文世界，李白的诗经庞德等人阐扬，也享有很高地位。然而英文世界最完善的李白传记却直至哈金才完成。在李长之《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》《李白传》、安旗《李白传》、周勋初《李白评传》等基础上，哈金的《通天之路：李白传》试图在学术性和普及性之间寻求平衡，以便更多读者接近这位伟大诗人，领略诗人试图通天而终以痛苦和挣扎收场的漂泊一生。

全书主要围绕李白的家、长安和理想三个主题行文，通过解读李白的诗歌来展示诗人生命中的历次危机，从而形成完整而鲜活的传记故事。尽管以时间线索串联全书，但各章节结构上的照应仍可见哈金的用心。为呈现李白的家庭及其与女人的关系，书中以《婚姻》《婚姻生活》《女人们》《第二次婚姻》四个章节叙述。郭子仪在书中早早出场，但这条线索一直埋伏，直至李白流放夜郎后才再度登场。而李白那些经典的诗歌，也因此被哈金巧妙地安插于各章节，丝毫不显突兀。这是一本流利可读的李白传记。

漂泊者也有家

曾有温暖家庭生活的李白，却一生漂泊，且对任何一地都无法产生长久的依恋。哈金认为，李白可能有“旅行癖”。他仿佛永远在路上，在旅行，在前进，无畏地向着功名、富贵，向着终极的功成名就而归隐的生活迈进。这种漂泊里的孤独与对前途的忐忑，李白以诗吐露：“寒灰寂寞凭谁暖，落叶飘扬何处归。”时常品咂旅途寂寞滋味的李白，也会想起家，想到妻子，“遥将一点泪，远寄如花人。”但家庭终究难以笼住李白。哈金说李白“渴望的自由只能在路上找到”。晚年的李白依然渴望建功立业，却更多地关注普通人的颠沛流离。哈金认为李白俨然成为唐帝国的吟游诗人。

漂泊者也有家。哈金把李

白的许多成就和经历归功于家庭。李白十岁时熟读百家著作，源自父亲李客的教育；他初次离家，是李客“知道儿子缺乏写出真正原创作品所必需的人生经验”，所以赞助儿子一笔钱，让他周游四方。

李白精通月氏国语言，被认为来自母亲的教育。漂泊的李白，曾拥有温暖的家。对于一些经久不息的争议，哈金的判断堪称巧妙。譬如关于李白的籍贯向来聚讼不已，哈金则认定四川毫无疑问是李白的家乡，理由是“没有什么比李白自己的归属感更重要的了”，令人抚掌。

天才也曾苦学

为探究李白的学习和知识来源，书中多次提及李白的读书经历。作者意图运用当下时兴的书籍史研究去接近诗人。

李白第一次入长安，下榻玉真公主别馆。哈金认为“所幸公主别馆存放了许多书籍，大部分都是道教文本，李白借此打发了不少时间……他白天读书，摘抄古老的民歌”。哈金注意到李华曾赠送李白《河岳英灵集》，就借机介绍长安的书肆及李白对于唐人选唐诗的看法。

哈金介绍，李白曾在江州狱中阅读《史记》，李白妻子探监时送了几部书。他似乎想通过这些描述，来说明天才也有勤奋的阅读史。其实，这反而把李白庸俗化了。在早年经典阅读训练之后，李白并未停止阅读，但他认识广阔的世界难道必须拘泥于书本吗？李白的求仙学道生活，显示他是勤奋的青年。凭借父亲赠予的丰厚盘缠，李白得以从容旅行，遍访各地高士名流。在蜀地，他从赵蕤学习养禽鸟之术、纵横家之学，初步打下道教的修为；又访白水寺僧人广濬，听其弹琴论佛。在无尽的漫游路上，不断学习新本领，汲取传统力量，李白比读书时成长得更快。

唐开元年间宰相苏颋评价李白“此子天才英丽，下笔不休”。汨汨的文思涌动着，对大唐帝国，李白有太多话要说。李白的倾诉欲和表现欲，为哈金所注意。在道教徒和诗人之外，哈金不忘提醒李白的医者身份，李白曾多次街头随意开药方诊治病人，可见他很喜欢表现自己。李白的自我宣扬十分奏效，通过数

十年交游，他在大江南北成功建立了自己的名声。

名满天下的李白渴望世俗快意，以抒发早年“丈夫未可轻年少”的愤懑。他似乎很喜欢历尽艰险而终于成功报复的传奇故事，诗中曾多次标举，如“会稽愚妇轻买臣，余亦辞家西入秦”，“何时黄金盘，一斛荐槟榔”，前者提到朱买臣，后句论及刘穆之，皆为发达后蓄意嘲弄曾鄙视自己的人。李白很喜欢这些落魄者最终走向趾高气扬，而哈金则与李白同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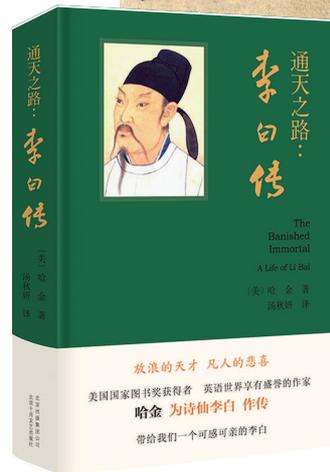
合理想象推测

在前人研究成果丰富处，哈金下笔克制而含蓄。前人较少留意处，他的笔就灵动而畅意。哈金描绘盘飧村宴，散发着人间烟火的滋味。述及王昌龄和孟浩然的钱别宴，写道：“席上端来一盘红烧汉江槎头鳊，肥美诱人，孟浩然忍不住下了几筷子。”描绘李白、高适和杜甫在农人范十家聚餐，范十“让仆人杀鸡宰鸭，又取出自家腌制的猪肉，配上菜园里新摘的蔬菜，做了一顿美味的农家菜招待客人。又给大家斟上自制的高粱酒”。李白前往幽州试图从军，遇友何昌浩，又是一番吃喝，“有烤鹿肉、野鸡和肥厚多汁的蘑菇”。这种宴饮画面，李白或许确曾参与，而哈金也不吝笔墨。大概作者写这些文字时，自己也有些饿了。

书中合理想象了唐代诗人的宴会、交谈，对李白生活作了艺术性的还原，从中也可见出哈金人情练达的底蕴。谈及孟浩然和李白的相会，哈金推测，他们都“觉得京城诗人的诗缺乏活力和生活经验”。述及李白入赘，哈金认为孟浩然等人的劝说起了作用。

对李白在长安因无所作为而与一群激愤的年轻人交游，哈金写道，“京城里满是像他们一样的年轻求仕者，都绝望地陷入这个僵局。李白知道自己不能与这些被社会抛弃的灵魂厮混太久，这只会导致更长久的绝望。”所以，李白很快离开了长安。

又如李白和王维的关系，哈金注意到史料没有两人交往的记载，他推测两人“都被玉真公主欣赏而关系微妙。这种竞争也许能大到让他们一生疏远，彼此形同陌路”。类似推测，



▲(南宋)梁楷《李白行吟图》(局部)

《通天之路：李白传》
[美]哈金著
汤秋妍译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

唯有熟谙世味的人才能触及。当然，哈金的推测可归因于西方世界对中文学界的疏离。在美国诗人 Carolyn Kizer 笔下，李白和杜甫的友谊甚至带有同性恋色彩。好在哈金驳斥了这一说法，他更推崇闻一多的论述，认为李杜相逢是“晴天里太阳和月亮碰了头”。

大量采撷野史

书中有些补充资料，对进一步认识李白特别有效。譬如《过渡期》章节中花了不少篇幅介绍李白获授道箓的艰辛历程。他认为，这一劫难仪式是李白生命里的危机时刻，不仅影响他的身体，更使其愈加遗世独立。这一点，超越李长之《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》的论述，也较柯睿(Paul W. Kroll)《李白与中古宗教文学》所述更为丰满。遗憾的是，哈金可能未注意到柯睿的相关著述，使得他对李白求仙学道的道教徒生活体验、李白的佛教观念缺乏更系统的认识。此外，有些想象过于丰满，例如他把李白夫人许氏的容貌模样描摹得过于清晰，既偏离学术表达，又显得毫无必要。

大量运用地方野史，是《通天之路：李白传》的又一特色。不过，书中绘声绘色讲述李白于720年左右在故乡当小吏的经历，明显为后人附会。其中涉及的李白诗歌“素面依栏钩，娇声出外头。若非是织女，何必问牵牛”显系伪作。固然，我们应当注意哈金一开始就提及“三个李白”的说法——历史真实的李白、诗人自我创造的李白，以及历史文化想象所制造的李白，但这种对小吏李白的想象，虽显示了人们欲将天才拉回人间的努力，或者为“神龙困于

蝼蚁”的李白怀才不遇而鸣冤，但严谨的作者应避免这类庸俗想象的材料。

引文和注释方面，书中也有一些瑕疵。哈金大量参考《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》，虽在注释中略有说明，但参考书目未提及。又如书中多引 Stephen Owen 的《盛唐诗》，中译本却将该书作者直译为斯蒂芬·欧文，而未取常用译名宇文所安。书中称陶渊明为“诗圣”，表达的却是其隐逸的一面，如引用钟嵘《诗品》评陶渊明为“隐逸之宗”似更恰当。

李白的一生，恰似一首漂泊者之歌。他总想尽情释放，然后干净利索地开启下一段旅程。可惜，自出蜀以后，他的每一段人生经历都如同跌跌撞撞的开篇，结局也很少有“事了拂衣去”的洒脱。李白这只大鹏，好似被天地间的尘网所拘束，“行路难，行路难”，难怪他时常发出叹息。在生命的最后一刻，李白写下《天马歌》，仿佛他就是诗中那匹日益衰朽的天马。

“富贵与神仙，蹉跎成两失。”在世俗与精神两个世界撕扯的李白，一生都在功名利禄和求仙学道的两极上矛盾地追逐。李长之认为李白“失败了”，哈金则认为冲突的两端恰恰显示了李白突破生命有限性的努力。在世俗层面，李白追寻体验的最大化，而通过道教修炼，李白则渴望延长生命的长度。由此看来，李白是生活里的英雄。

关于李白之死，哈金写道：“没有像样的墓地，公众也没有意识到一位伟大天才的消失。就像天空的一颗星星一样，他燃烧完毕，无声无息地陨落了。”哈金未采用他喜欢的野史材料，而是为李白的漂泊之歌画下平静如水的休止符。